



浩 然

喜鵲登枝

喜鵲登枝

浩然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六三年·北京

封面設計：陈振杰

喜鹄登枝

书号866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6号)

字数104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6 $\frac{1}{16}$ 插页6

1953年5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印数30001—50000册 定价(3)0.55元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目 次

新媳妇	1
风雨	22
春蚕结茧	42
喜鹊登枝	62
雪纷纷	73
一匹瘦红马	88
从上边下来的人	101
夏青苗求师	114
金海接媳妇	137
老来红	158
监察主任	173
后记	190

新 媳 妇

老梁家的媳妇过門以后，就惹得家里鄰居不对勁。特别是同院住的梁大嬸，象梁家門出了个妖似的，觉得那么反常。几个老太太坐到一塊兒，說起話来，梁家媳妇就是話題：

“你們不知道呐，梁大伯兩口子，听說兒子在外边搞上对象，就喜欢的不得了。实指望娶个哈哈仙，不曾想是个喪門神。”

“梁大伯那人可是忠厚老实一輩子。長这么大沒跟誰紅过臉，好人坏人沒有得罪过一个。这回可讓他的兒媳妇給摘了牌子。”

新媳妇留給人們这个坏印象，是从过門头一天鬧洞房引起来的。

渤海灣这一帶村子里，娶媳妇鬧洞房，是多少年傳下来的老規矩。过門三天里边，不分大輩小輩，不分远門近

枝，都兴跟新媳妇鬧着玩。有些地方鬧的厉害，竟把新媳妇的衣服剥下来，或是往鼻子里撒辣子面。临要出嫁的姑娘們誰都害怕这一关。据說，这样鬧鬧，往后媳妇性子柔，好使喚。鬧的越厉害，主人越高兴。要是誰家娶了媳妇沒有个人来鬧，主人还要被大家笑話在村里沒人緣哩！

梁大伯为人和气，这是全村人所共知的；兒子河南是县里的青年团干部，又搭上是自由对象。沒說的，洞房应当鬧的更熱鬧更厉害点兒。头几天就有人把蒺藜狗子、毛毛虫、还有辣子面，都预备妥当，單等洞房之夜，好好的把媳妇“整一整”。

說話到了办喜事这天，梁家院子里可熱鬧哩！等洞房里的灯一亮，院內活动着的人都停住了，一齐拥到洞房来。前边那几个楞小伙子，向着新媳妇摇头晃腦出洋相。一个叫黃全宝的中年汉子，是全村有名兒的“刺头”，那家娶媳妇鬧洞房也离不开他。这次又被大伙选上代表先向新媳妇談判。他向众人做个鬼臉，然后坐在新媳妇身边，尖声嘎气的說：“喂，你先出个条件吧，是要文的，还是要武的？”

往常都是这样：不論什么家庭出来的姑娘，也不論你什么样兒性子，到这个节骨眼上，总是又羞又怕的盤腿坐在炕上，低着头、咬着牙，任憑別人折騰。誰也沒有意料到，这个媳妇竟跟別人大不相同。你看她，見人們进来，通的一声跳下地，不慌不忙的，微微帶笑的打起招呼：“大

家快請進來。都是來給我們賀喜的嗎？好極啦！咱們都是一個社里的人了。一塊兒生活一塊兒勞動，我新來乍到什麼也不懂。往後，求大家多照顧多幫助。請坐吧，請坐吧。”

準備要大鬧一通的小伙子們，被這突如其來的形勢給吓的一楞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僵在那兒了。臉皮薄的人，不聲不响往外溜；臉皮厚的人，還是一勁往前擠。有的人竟要動手耍武。這時，新媳婦擺着手，很郑重的大聲喊着：“說笑儘管說笑，誰也不許動手動腳。咱們要相互尊重，可不能拿別人開心。”

人們見了這個氣派都不敢再鬧了。黃全寶向來就心縫窄小，又加上喝了几盅燒酒，他羞惱成怒，粗脖子紅臉的跟新媳婦吵起來：“你咋這麼洋相？誰讓你來上政治課？算了算了，不讓咱們呆着，都走！”說着人們就往外擁。當然不是都發了怒，許多人看着再呆下去也無趣，就順着台階兒下台了。梁大伯那里架的住勁兒？他厚着臉皮，左陪情，右陪禮，好話說上千萬，怎麼攔也攔不住。不一會兒人都走淨了。剛才還是熱火朝天，這時變的冷冷清清。

老梁家幾世忠厚傳家，這樣傷人丟臉的事兒，還是頭一遭兒遇着。梁大伯心里的火苗子冒多高，說媳婦吧，才過門不好開口；說兒子吧，兒子沒錯，又舍不得。他搓着手掌，急的團團轉。嘴里嘟囔着：“完了，這一回全村人都被她傷透了。”

同院住的梁大嬸，心腸熱，嘴頭快，好管不干己的閑事兒；又搭上是當家近枝，對媳婦這種難纏勁兒實在看不下去。就來到洞房勸媳婦：“老五家，在這日子口鬧性氣可不對呀。人得站的起趴的下，到那隨那。当了媳婦不同在爹媽跟前當閨女那麼撒嬌。”

新媳婦笑了笑說：“看您說的，我也沒得罪誰，只求他們不給我罪受，就不行？当了媳婦也不能任憑別人耍笑着玩呀，新社會應當尊重婦女。”

梁大嬸還是耐着性說：“我當新媳婦那天，十冬臘月往我脖子里灌冷水，我連個屁都沒敢放。本來鬧洞房是少年老規矩嘛！”

新媳婦的頭象貨郎的小手鼓那麼一搖晃說：“老規矩還行包辦婚姻呢，河南怎麼自己搞老婆？老規矩不一定都能用。”

梁大嬸听着話頭硬，嘴里嘖嘖着，趕忙退出屋。

這天夜里，西屋河南小兩口過的香甜甜的；東屋老兩口子可犯了大愁。梁大伯躺在炕上，用下巴撐着枕頭，咳聲嘆氣，旱烟葉一袋接一袋被他抽成白灰。河南媽是個老實女人，她一生都是逆來順受，在最惡劣的待遇下，她都能那樣溫順的忍受。兒媳婦這個反常的派頭，她那里看的下去？但是她沒有主意，只會默默發愁。

不知為什麼，梁大嬸也沒睡着，她敲着梁大伯的窗櫺，嘴貼着窗戶紙兒：“大嫂子，我看出老五家是個野性氣

難纏的媳婦，趁河南在家一定得把枷給她戴上。河南一拔腿，媳婦更不好使喚了。”

河南媽坐起來，移到窗前：“咳，遇到這樣人有啥辦法，反正咱們不能給她氣受呀！”

“大嫂子，不用打也不用罵，就把家中大大小小的事兒都推到她身上，身上的担子一重，她就老實啦。面是越揉越好使，野性氣也得磨。”

梁大孀走后，梁大伯對女人說：“我看梁大孀的主意還好。把她拴在家里吧。可別讓她到外邊給我惹事生非。”

三

第二天是個晴朗的日子。河南父子倆吃罷飯就去留守營趕集。家里剩下婆媳兩個。在收拾吃飯家具的時候，河南媽留神細細端詳一下兒子媳婦的模樣兒。只見她，油黑的頭髮，梳着兩條又粗又長的辮子。赤紅臉，尖下巴，兩只眼睛亮晶晶的。嘴唇雖然厚一些，却一點也不顯得難看。站在那兒，身大胳膊粗，渾身上下都是勁兒。看媳婦收拾家具、打掃內外那麼靈巧快當，不一會兒把自己平時要磨蹭半天的活都干完了。看着看着心里又高興又惋惜，暗自嘆道：“要是聽說听道，性氣老老實實，該是多討人喜歡的媳婦！”

活計做完了，河南媽把媳婦叫到屋子里。先告訴她，這所住宅由那兒到那兒是屬於自己家的；又告訴她那個村子里姓什麼是她姑姑；那個鎮上姓什麼是她二姨；東鄰借去筐籬，西鄰借去簸箕……。又打開櫃蓋，從里边掏出一包包一卷卷東西，擺了半炕。然後，又一宗宗一件件介紹用途。

新媳婦坐在老人面前，看着婆婆那慈祥的面孔，溫和的語氣，她很快就聯想到自己生身的母親。她的母親要活着，也跟這老人的年紀差不多吧？還是在她十歲那年，媽媽掩藏爸爸和另外兩個八路軍叔叔，被叛徒告密，一起給捉到秦皇島殺死了。從那時起，她就跟隨哥嫂度日月。哥嫂也是共產黨員，他們都用新的思想雨露灌溉了她那幼小的心靈。她沒有受過舊禮教的熏染，她的心象一塊水晶石那麼光潔。她不象有的農村姑娘那樣，把一切興趣都集中在花包袱和巧打扮上面。她有自己理想，她要把自己的一切精力都用在集体的事業上。

現在，她見婆婆向自己交代這套家規和手續，心里就明白八九。數點着開頭那几包兒，她還好奇的看看。過了會兒，竟一句也聽不進耳朵里。站起身來笑着說：“媽呀，您不要給我交代這些了，這干什么用呢？”

“喲，孩子，老娘們家不干這行干什么？”

“等河南走后，我就跟爸爸到社里參加勞動，您就看家，照管這些事好了。”

這句話象一瓢冷水潑在河南媽的身上。暗想：梁大孀授給自己那套“下馬威”是使不出去啦，我这婆婆那里在她的眼里？可是她只会自己生气，說不出一句鎮住媳妇的話来。

就在这当兒，串鈴般的笑声从外边傳到屋子里来。随着声音走进一群年輕的妇女。

打头的姑娘叫翠英，是生产队的副隊長。进屋就拉起新媳妇的手說：“大嫂子……”

“嘿，可不要这么称呼，我叫边惠荣。”

“哦，边惠荣同志。”

妇女們都噙噙嚙嚙地笑起来。

翠英收住笑說：“大嫂，不，惠荣同志，昨天晚上鬧洞房的时候，我們都在窗戶外边偷听。原来大伙都替你捏着一把汗。后来一听，那群刺头被你給說住了，大伙又挺佩服你。都說，‘这个新媳妇可給我們出了气’，‘早該有这么一个人出头露面碰碰他們，取消这个老規矩。’可是，我們又都挺奇怪，你怎么敢这样办？”

惠荣听問，咯咯地笑了一下，拍着翠英的肩膀說：“这叫自衛，妇女提高自己地位嘛！遇到侵犯自己的事还能不反抗。”

屋里人都被她惹笑了。

惠荣看着这群姑娘，心里不由的充滿了快活。她們多象娘家村那群伙伴呀！有高个兒，也有矮个兒，有愛笑

的，也有不爱笑的……。在娘家，我們大伙常在一塊兒鑽進青紗帳里鋤草；一塊兒爬到高山上摘果子；一塊兒上民校，排評劇……什么是苦惱呀？什么是勞累呀？不，不知道。跟她們生活在一起，永远是欢乐的，只要自己不离开集体，到处都有这样的欢乐……。

翠英把惠荣端詳好半天說：“你真好，一点也不象个新媳妇。你不知道，我們这村的妇女可軟哩，一动员她們下地，男人攔擋、女人坐坡，提出一百条困难堵你嘴。等你把这个新勁兒过去，咱們就在一个生产队，你可得帮助我們。”

惠荣謙遜几句又認真地說：“啥叫新勁？我这就跟你們去干活兒。”

翠英朝河南媽那边看一眼，眨眨眼睛說：“才过門一天能做活嗎？再說我們今个是搗糞，你不嫌髒？”

“真把人看扁啦。媽，我去干活啦。”

河南媽左攔右攔也沒攔住，只好干生气。

傍黑，梁大伯跟兒子从集上回来，不見了媳妇，就問：“老五家哩？”河南媽把剛才發生的事照說一遍，又把老头气得够受，指点着老伴訓道：“你呀！簡直是个木头人。誰家新过門的媳妇就下地？再說，她那野性气，你真放的下心？”

还没容河南媽还嘴，只見梁大嬭从外边气喘吁吁的跑进来：“我的老哥老嫂子，大事不好了。老五家随着一

群丫頭片子去搗糞，剛才她就跟生產隊長打起架來了。現在打到了社主任那兒。”

梁大伯跳下炕，拍着大腿：“怎麼樣，怎麼樣？我早就看出她是個惹事的班頭，這還得了。”說罷就往外走。

河南上前拉住爸爸說：“您在家裏歇着，我去看看，到那兒還好說話。”

梁大伯怕到那兒下不來台，正不願意去丟這份臉，就停住了：“你先把她弄家來再說。”

工夫不大，河南小兩口陪着社主任說說笑笑的走回來。一進門，社主任拍着梁大伯的肩膀說：“老哥，你真是好運氣，娶了這麼個好兒媳婦；不光手頭能干，思想也那麼進步。今天她頭一次參加勞動，就給社辦了件重要事。”

原來是這樣：惠榮她們四個人搗一圈糞；那一邊有四個男社員也搗一圈糞。記工的時候，那四個男社員每人記九分，她四個女社員每人卻只記六分。惠榮覺得挺奇怪，就向翠英打聽。翠英沒好氣的說：“根本就這樣。”

惠榮說：“這可不合理呀！怪不得婦女參加幹活的少，毛病就在這兒。你們為什麼不提意見？”

翠英低下頭：“人家笑咱爭工分，還得罪人。”

惠榮說：“這是堅持原則，不是爭工分。不得罪好人，違犯政策的人，多得罪幾個有什麼坏处？走，咱們找他說理。”說罷就往隊部走。走了兩步又停下來了。心里暗想：這樣是不是又魯莽了？還是好好打聽打聽好。於是又跟

翠英商量，跑了几个組問問，都是一个样。有的妇女見了翠英竟發开脾气，声明今后再不参加生产了。惠荣心里有了主意，就約大伙一同找隊長。

隊長一見新媳妇挑头給他提意見，本来就滿心不高興，就說：“女的就是女的，怎么能跟男人比？”

惠荣說：“按劳取酬，还能分男女？我們跟他們搞一般多，就該記一般多的工分。”

隊長越發生气了：“搞的多管啥用，你們有人家男人技术高、搞的好嗎？”

翠英接过来說：“我們干的就不低男人，不信就檢查。”

隊長气呼呼的領着众人来檢查，想借机把新媳妇諷刺一頓。誰想，男人力气大些，干重活是会比一般妇女强些，可是干起細活来就不行了。搞粪正是細活兒。他們来到現場，先檢查妇女搞的粪堆，用鍬扒开，翻了半天也沒个大圪坨。又到男的这边，沒等使鍬扒，用脚一踹，里边的大圪坨就索落落的滾出来。看熱鬧的人都嘩的一声大笑起来。隊長紅了臉，厚着臉皮說道：“这堆是黃全宝搞的。这是个別現象，不能代表男劳力，再檢查别的堆。”誰想，檢查了五組，都一样的粗糙。妇女們这回可抓住了理，一齐向隊長开火吵起来。那里知道，隊長竟無理攪理的說：“不管怎么样，这是渤海社的制度！”

惠荣見这种不講理的干部，真恨不得打他几下才解

恨。但她压了压心中火，朝众人喊道：“他不講道理，咱們找社主任去。”

渤海農業社妇女發动不起来是个老問題，每逢到了农忙季节，劳动力不够用，活計都挤在一塊兒，主任很發愁。剛才，他一直站在人群里，事情的經過看的清清楚楚。誰想毛病竟在這兒！这时他挤进圈里，自己做了檢查；批評了隊長；立刻把工分不合理的現象糾正了……

尽管这样，梁大伯認為把隊長給得罪了，是件了不起的錯事。临睡覺的时候，他把兒子叫到自己屋里，語調非常沉重地說：“河南呀，這話可不該我这当老人的說，你屋里人太不懂禮，太野性。往后說不定要給咱們家闖出什么禍来。我看，你回机关的时候，还是把她帶走吧。我眼不見，一大片，离开我眼皮子底下，她爱啥样就啥样好了。”

河南一面介紹惠荣的性格，一面做調解，还笑着說：“她是个又热情又勇敢的人。您要跟她呆上五天，保管拿她当宝贝呢。”

梁大伯明知是兒子安慰自己，就搖搖頭說：“不行不行，混不到一塊，你要是疼你爸爸，还是把她領走吧。”

最后，河南想了想說：“这样吧，先讓她在家里住上一个月，一个月后我来接。那时如果您舍得放手，我就讓她到外边住。”

三

新媳妇也有自己的苦惱。在娘家的时候，一天的活計完工了，她也常在社里边。她可以鑽进飼养場帮助赵大伯飲牲口、拌料；她可以跑到瓜园里帮助刘二叔掐 掐西瓜蔓，号号瓜种；她还可以坐在办公室帮助哥哥抄写总结，填填表格；她也更可以挤进副業股搖豆腐包、潑豆片……。总之，到处都是活計，到处都需要她帮一把手，而且每天都忙到深夜才回家。回到家里哥哥总要对嫂嫂把自己夸奖一番：“这孩子呀，真是穆桂英一样，陣陣离不开她。”这话里有疼爱，有鼓励，就象一股蜂蜜水似的流注到她的心眼里。甜甜的睡着，睡着了，嘴角上还要挂着笑。可是眼下，到了这人地兩生的婆婆家就不一样了。干活回来就得閑在家里，偶然走到社里，不論男的女的都用那么一种陌生的、好奇的眼光看自己，看的自己怪不自在。別人說笑說的挺熱鬧，自己却插不进嘴去；到处也象有活計，自己却插不进手去。还有比这更苦惱的事兒嗎？

人嘴兩張皮，這兩天說什麼話的都有。本來嘛，人的胃口不一樣，眼光也不一樣，一樣的事兒，十樣的看法。邊惠榮在干部、在年輕人心目中，特別是在婦女心目中，成了個“大紅人”；可是在她的鄰居、在她公婆心目中，特別在梁大伯的心里，簡直是一個燙手的粥盆：扔了心疼，不

扔吧手疼。并没因为媳妇在社里逐渐获得的信任减去他一点兒負担，他反而越来越担心兒媳妇的活动。你越怕事，事越纏身。梁大伯終日害怕的事，終于在一天晚上發生了。

事情就是这样巧。

梁大伯是个生产小組長，組里有一个組員叫黃全宝，就是在開洞房时出的洋相最多的那个人。他家原是中农，本人性气不好，又奸滑，又暴躁。在社里总想着拐弯抹角找点兒小便宜。一年他跳了五、六个生产組，到那个組，那个組不願要他。到了梁大伯这个組里却偏呆下来了。应当說清楚，这样的結果，并不是梁大伯設法轉變了他的脾气，而是因为梁大伯的性情好，黃全宝办了点难見人的事，梁大伯心里生气，表面上也裝着沒看見；黃全宝耍野蠻时，梁大伯就不惹他，远远躲开。这样才暖住了黃全宝的心。

抓稻秧的季节到了。梁大伯他們小組包了五十亩稻田。抓稻是个累活，也是个細活。头一天惠荣就發現黃全宝做活不实在，別人抓的很深，他的手几乎連泥都不沾。晚上回到家，就把这个意見对公爹說了。誰知梁大伯却說：“他那会不是这样？不要理他。”惠荣心里不高兴，第二天，她特地到黃全宝抓过的稻壟里仔細檢查一下。不看还罢，这一看呀，可把她給气坏了。回头冲着黃全宝說：“喂，这位同志，看你抓过的地方草还活着哩！抓的深点